

微言博语

马伯庸: 别看我数学稀烂, 但对这门学科一直抱有敬畏, 就像是贫民仰望着高塔上的公主。我曾买过牛顿的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》, 当然只翻了几页就被闷棍打翻, 醒来后有种不明觉厉的快感。郑重推荐《数学悖论与三次数学危机》, 这本科普书写得极好, 文笔不逊《量子物理史话》, 深入浅出条理清楚, 连我都能看得懂。

咆哮女郎柏邦妮: 哈金的《等待》, 小说里的男主角,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好人, 软弱而有礼, 压抑了自己的所有欲望, 不会令别人快乐也不会令自己快乐, 他做的每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, 却辜负了所有人。他备感委屈。

于赓哲: 现在流行冰书挑战, 要列出影响自己最大的十本书, 我也列出自己的, 我就不信其他人不受这十本书的影响: 小学一年级课本, 二年级课本, 三年级课本, 四年级课本, 五年级课本、六年级课本、初一课本、初二课本、初三课本、高一课本……我就不信有几个敢说影响不是最大, 好了, 这个活动可以结束了。

田科武: 入手日本讲谈社出品的十卷本《中国的历史》一套。小田田的疑问是: 这么好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书, 为什么是日本人写的? 大田田的疑问是: 什么时候开

读、什么时候完工。

江南袁敏: 正好在读孙小宁写老腔的一篇长文, 非常学术和专业, 虽然不适合在文学刊物上发表, 但我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老腔所呈现的人生况味与柔美温婉的江南曲调绝然不同, 《白鹿原》里应该有老腔吧?

李森在微博: 王浩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对哲学做过深刻贡献的学者。尽管在数学、计算机、逻辑都做过开拓性工作, 但他内心把自己当哲学家, 这极像哥德尔。中国接触哲学比科学更晚, 胡适、金岳霖和冯友兰都属入门。如果按学术共同体的接受作为标准, 胡适、金岳霖和冯友兰都不算专业。——摘自《王浩和他的朋友们》

刘忆斯: 薛忆沩说: 《看不见的城市》是一部“开放”的作品, 对它的解读存在着多种甚至无数种可能性。这种“开放”性让这部作品变成了一座永远的“看不见”的城市

以及一

父母的标志: 发现孩子的优点, 告诉他什么地方行。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: 发现孩子的缺点, 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。

柏邦妮: 口袋里有钱的时候, 别拒绝任何一个乞丐。我们不是施舍给乞丐, 是施舍给比我们困难的人。那些伪装的乞丐, 也在乞讨的时候, 具备了乞丐的心情。给比拿快

乐。

丁丁张: 要相信, 在特殊的日子里不能给你足够关注的人, 在日常生活中, 更不能给。在极端情况下不对你表达爱意的人, 基本上就是没有爱意, 我们穷尽精力寻求的爱情证据, 其实俯拾皆是, 瞒不了人。

赵格羽: 年轻的时候, 怎么会要简单的生活, 大都是什么样的经历都要尝试苟多姿多彩。也许只有在经历一些事情和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, 才会明白, 你想要的, 只是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生活。

中国股市其实真不如赌场, 赌场根据概率设计, 多数赌徒必然赔钱, 但前提是让你赔得明明白白, 中国股市十年一梦, 回到原点, 散户尸横遍野, 但由权贵、庄家和大股东组成的赢家集团却富豪批量产生, 宛如劫匪。

石述思对中国股市现状的评说

拜流行权威是很多人参与的社会游戏。这个游戏使国人热衷于无事忙, 其中尤其热衷于授奖和领奖……你还在受难, 大家已经在欢庆了。人们介绍时总是说, 这个人就是企业家某某某; 这个人是大作家某某某; 这个人是著名的记者某某某……

作家余世存在微博中对当下社会现象的解读

现在中国变化太快, 快到已经很难把几年的经验上升为一个几十年不变的规律。为什么现在年轻一代会有一种集体的压力? 这里面潜藏一个东西, 就是中国特别容易给年轻人某种集体化倾向, 整个中国人就是集体的要做什么, 集体的怎么样。

梁文道在微博中如此评价当代年轻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

在北京, 一个普通人找到各剧院的演出信息非常困难。我曾问过相关领导, 他们小声跟我说城管不让, 原来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。

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微博中, 得出了“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”的结论

座百看不厌的城市。

孙孟晋: 今天在书店买了莱纳德·科恩1966年的小说《美丽失败者》。之前读过此书, 感觉新版有完全不同的感觉, 排版也舒服。这个男人在32岁的时候, 写起性来……可怜的人如此忠诚于器官, 那只是一个趣闻……推荐!

余世存非常道: 莫斯先生在《凭什么心忧天下》中说, 我们的文人多只能进行个人化的美丽抒情忧怨, 在中国文人那里, 知识就是软弱抒情和牢骚。莫斯说, 没有思想, 没有自我, 没有独立的人格, 没有追求真理的激情路径和献身精神, 你拿什么去忧天下? 这样的拷问自有片面的深刻。一如俗话

说, 自己活

得像鬼火, 还想照亮别人。

张力奋: 老愚又有新书问世《在和风中假寐》。与老愚的友情, 源于二十多年前的复旦园。他的文字少有革命语言暴力的污染。他笔下, 有秦人的血脉贲张, 横眉怒对。

止庵: 在万圣买书: 《卡夫卡传》、《地图与疆域》、《迭戈与弗里达》、《偶遇》、《逃之书》、《图说日本居住生活史》、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。



名人评论

罗振宇: 很多年轻人都认为北上广深的房子太贵, 在这个地方长安居大不易, 还是回老家吧。这个口号前两年很流行的哟, 可这两年怎么样? 这些年轻人都搬不出溜地回来了, 为什么? 他们发现老家更没机会。相反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, 相对来说制度建设比较规范, 不需要认识熟人或投亲靠友, 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和工作, 这是最大的区别。

许鞍华: 人生最甜蜜的欢乐, 都是忧伤的果实; 人生最纯美的东西, 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。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, 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。

孟京辉: 一个能量很大的人在细节上就应该有足够的宽容。所谓大行不顾细谨, 大礼不辞小让。这样你才能做到更好。

郑渊洁: 合格的教师和

坏作家是必要的, 因为他们符合不发展、不成熟之辈的趣味, 后者如同成熟者那样有其需要。

果人的寿命更长些, 那些成熟者的数量就会超过或至少等同于不成熟者。然而, 绝大多数人死得过于年轻。这就是说, 永远有更多的不发达的理智连同坏的趣味。

尼采在其作品《悲剧的诞生》中的经典言论

可能很多画二代被问到与自己父辈的比较时, 很多人会说: “我只要做真实的自己”, 在他们的内心潜意识中, 超越父辈一直是他们的梦。

画二代, 也就是艺坛中艺术家的子女们, 他们自踏上艺坛, 父辈的光环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, 无形之中画二代背负了压力

和邻居居住了十年, 直到第七年他们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(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电影上映后)。拿着报纸对着我说, 哎, 你不是那个苏童嘛, 作家啊。以前他们只知道我力气大。每次买米都是一手一袋二十斤。

作家苏童讲述成名前的轶事

父母的标志: 发现孩子的优点, 告诉他什么地方行。不合格的教师和父母的标志: 发现孩子的缺点, 告诉他什么地方不行。

柏邦妮: 口袋里有钱的时候, 别拒绝任何一个乞丐。我们不是施舍给乞丐, 是施舍给比我们困难的人。那些伪装的乞丐, 也在乞讨的时候, 具备了乞丐的心情。给比拿快

乐。

丁丁张: 要相信, 在特殊的日子里不能给你足够关注的人, 在日常生活中, 更不能给。在极端情况下不对你表达爱意的人, 基本上就是没有爱意, 我们穷尽精力寻求的爱情证据, 其实俯拾皆是, 瞒不了人。

赵格羽: 年轻的时候, 怎么会要简单的生活, 大都是什么样的经历都要尝试苟多姿多彩。也许只有在经历一些事情和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, 才会明白, 你想要的, 只是一种简单和纯粹的生活。

中国股市其实真不如赌场, 赌场根据概率设计, 多数赌徒必然赔钱, 但前提是让你赔得明明白白, 中国股市十年一梦, 回到原点, 散户尸横遍野, 但由权贵、庄家和大股东组成的赢家集团却富豪批量产生, 宛如劫匪。

石述思对中国股市现状的评说

拜流行权威是很多人参与的社会游戏。这个游戏使国人热衷于无事忙, 其中尤其热衷于授奖和领奖……你还在受难, 大家已经在欢庆了。人们介绍时总是说, 这个人就是企业家某某某; 这个人是大作家某某某; 这个人是著名的记者某某某……

作家余世存在微博中对当下社会现象的解读

现在中国变化太快, 快到已经很难把几年的经验上升为一个几十年不变的规律。为什么现在年轻一代会有一种集体的压力? 这里面潜藏一个东西, 就是中国特别容易给年轻人某种集体化倾向, 整个中国人就是集体的要做什么, 集体的怎么样。

梁文道在微博中如此评价当代年轻人的“集体无意识”

在北京, 一个普通人找到各剧院的演出信息非常困难。我曾问过相关领导, 他们小声跟我说城管不让, 原来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。

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微博中, 得出了“中国文化大发展最后被城管掐死了”的结论

不能因为兜里有点钱, 就觉得自己了不起。中国改革成功证明了市场经济的胜利, 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。

经济学家许小年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, 自己30年的经历与研究, 让他对当下热门的“中国模式”并不感冒

信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项资产, 人们就此彼此承担着失败和背叛的风险。当一个社会缺少相互之间的信任时, 交易成本就不断上升; 当一个政府无法赢得信任时, 就没有同心同德的基础了。

蒂利的《信任与统治》中的经典语句被任志强发布在微博上

我是个技术官, 但看到国人对乔布斯有那么强烈的反应, 我觉得拙著立足于生命个体本位是对的。人的一生确实应该创造生命的价值和人类的财富。对拙作不必过度诠释, 它只是我的读书收获, 是我个人介入社会的行为。

余世存对新作《非常道2》没有收选乔布斯言行的解释

在他眼中, 让作品商业化卖个好价钱, 并不会贬低作品的价值。他一直强烈抨击当今的艺术院校教学的非功利性, 对艺术院校避谈商业的做法嗤之以鼻。但他却拒绝将这个观点进行逆向推理——即能卖个好价钱的艺术品, 就一定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。

《新京报》对村上隆的“艺术观”作出这样的评价

一个有韩寒的社会是可爱的, 一个有方舟子的社会也是可爱的。一个既有韩寒也有方舟子的社会, 更是可爱的。如果方舟子和韩寒在这场论争中, 能够作为公众人物, 引导大家走向理性, 那就是无比可爱的。

学者易中天在微博中发表了如是

观点

上海某小学一年级语文试题: 蜜蜂、小鸟、兔子和熊猫四动物, 请从中找出一种跟其它三种不同的动物。家长们众说纷纭。有认为是小鸟, 因为只有鸟有羽毛, 还有认为是蜜蜂, 因为只有它是昆虫。但标准答案却是熊猫, 理由: 它是唯一须由动物园饲养的动物。众家长晕倒。

学者朱大可在微博中声称, 愚昧教育的特征就是为语文设置标准答案

我们不是在进行各种素质教育改革吗? 我们不是在减负吗? 我们的课程改革不是都经历好几轮了吗……专门研究素质教育和课程的学者教师少说也有十几万人之众吧, 再加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队伍, 如此能兴师动众, 怎么就对付不了一个“应试教育”了呢?

北京大学教授钱民辉说, 看了《一个孩子的呐喊》一书, 他对当下的教育现状倍感失望

“五四”以来, 年轻人但凡稍涉学问, 便极以反传统为时髦, 更易以现代西方为时尚, 尤其“科学主义”, 更让一代代年轻人的“感知系统”扭曲, 使得他们对真实生命有种骇人的漠然。

台湾作家薛仁明说, 自己不敢对传统轻蔑以视, 也不以趋新崇洋为务

不仅是设计, 整个国家的发展也是一样, 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, 你会感觉其实我们失去的东西会更多。我们失去了什么呢? 失去的是历史上整个民族、整个国家所流传并且应该流传下去的文化精髓。我希望年轻人能有一颗把文化传统继承下去的心。

日本平面设计师原研哉说, 他对建筑师王澍根植于中国传统设计十分认可